

## 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九十四回 二水中分白露洲

大家隨著計美旺布，走進正中的大雄寶殿，這時殿中香煙裊裊，僧眾雲集，一一靜默無聲地跌坐就地。正中地位較高，有三個蒲團，尚是空著，在後一排，則還有九個蒲團。

亨利等八人已經到來，盤坐在殿前右邊的最前一排。

計美旺將六人帶到左邊的前排蒲團前，示意坐下，然自行到後殿去了。

不斷有僧眾進來，一一落坐。這樣過了片刻，洪鐘噦噦，金磬細敲，四下梵音頓起，令人思慮悉燭。

再過了片刻，長角低鳴，九位尊者低眉列隊在前，各自走到蒲團後面佇立。然後洛桑巴教主身被紅袍，合什而出，全場僧眾，垂首齊聲：「阿彌陀佛」。

在教主身後，則是一僧一道，正是法慧禪師和逍遙子，二人相繼而出。

教主先在佛前拈香行禮，一應僧眾則在蒲團上，三跪九叩已畢。教主走到正中蒲團前坐下，法慧禪師在左，逍遙子則在右邊，也各自落坐。

教主洛桑巴說：「阿彌陀佛，今天應一大因緣，與各善知識同休佛恩。各善知識毋需拘泥，有疑即問，老衲與在坐兩位大德，知無不言。」

時第一尊者瑪爾巴，偏袒右肩，從座而出，合掌而白教主言：「今有禪宗大德法慧禪師、太清逍遙道長，遠自地球來此。兼有當局親臨，麾下特遣小組功德圓滿，尚請師尊開示，弟子等喜樂願聞。」

洛桑巴便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瑪爾巴，汝且就坐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實乃人類一大盛事。」教主又回頭向法慧禪師和逍遙道長說：「此事源於三十年前，我等三人躬逢其會，所幸不辱使命。於今想來，尚覺過於膽大了。」

法慧禪師笑道：「師兄莫作此說，我等有何使命？」

逍遙子也笑說：「教主運籌帷幄，不像我閒雲野鶴，自是輕鬆愉快。」

洛桑巴說：「愉快是真，輕鬆未必。」

逍遙子說：「只是貧道不解，何以教主同意，不二老不帶佛經。」

洛桑巴說：「是的，祇因三千部大藏經中，僅一本《金剛般若波羅密經》能代表佛心佛旨。而這本經書，只有一句便說透徹。既是人類的新生良機，若有重大因緣，我佛當會降世。否則，過往的包袱，反而變成未來的累贅。」

逍遙子點頭說：「教主高瞻遠矚。」

「其實，這是不二老的堅持。」

「不二老堅持的豈僅於此？據貧道所知，不二老堅持『文字另定、書籍重寫、談經驗不談歷史』，曾為許多人所不滿。」

「正是，否則人間故事，又將重演。」

法慧禪師說：「兩位著相了，人間搬到太空，太空何嘗不是人間？」

逍遙子笑說：「我等稍後嚼牙吧，彼等疑問尚多哩！」

洛桑巴道：「文祥居士，請上前來。」

文祥聞言，忙收心斂神，走到前面，正擬下跪。卻感巨大力量一托，又自站起。洛桑巴教主笑說：「今日之會，不必多禮，禮多則俗了！」

文祥便說：「弟子在此。」

教主說：「將腕上佛珠拿來。」

文祥取下佛珠，雙手奉上。那十二粒佛珠，紅色灑灑，精光燦然。

教主接過佛珠，用手稍事撫摩，突然間，佛珠大放光芒。隱約之間，似有梵唱聲聲、仙樂陣陣，教主、禪師與道長三人含笑領首，相互燦然。

此時，那光也竟忽明忽暗，抑揚頓挫，照得遠近諸人鬚髮盡赤，煞是好看。待光明漸過，教主頌聲：「阿彌陀佛」，再將佛珠交還文祥收妥。

逍遙子嗯了一聲，說：「恭喜當局，人類有福了。」

法慧禪師笑道：「有福的怕是在遠方。」

教主說：「成住壞空，理所當然。」

法慧禪師說：「師兄還是早些說明這十二顆明珠的用意吧。」

教主便說：「緣三十年前，不二老人浪遊宇宙之前夕，找到我等三人，將其所計之智慧電腦，又名小杏子托孤我等。其時，我等對電腦一無所知，有心無力。」

「不二老人遂特別設計了一個方案，當時機成熟之際，由我等慎選『儒道佛』三界各若干人，作為護法，伴隨小杏子成長。」

「此事看易似難，至今『讀書人』已然絕跡，各級學校僅培育工匠，儒家已無傳人。最後只找到文祥，至少尚符合古儒的氣節。道家由逍遙大師推薦左非右，佛家則有禪師所推薦的衣紅和風不懼，所幸都能勝任。」

「為了達到不二老人的要求，老衲設計了這十二粒佛珠，每一顆都具有固定頻率的訊號收發器。老人雖然遠在太空，但藉著心光神功之助，已然跨越時空的極限。因此將此珠令文祥帶著，老人就隨時可以考察彼等之所作所為。」

「故此，文祥所戴佛珠，其通透與否，皆由不二老人一手控制。」

文祥等人聽了，莫不汗流浹背，怪不得好像覺得有一種力量，一直在某一個不知名的空間監督著。

這時，小杏子悄悄在六人耳邊說：「現在知道了吧？」

衣紅用手語問：「妳什麼時候知道的？」

小杏子說：「妳慢慢聽吧。」

教主繼續說：「由於不二老走時，老衲適以酥油佛像相贈，因酥油中有硅長石，經過加工，其頻率穩定，故約定以為通訊工具。禪師為了促合此事，且同時考察各人心性，特算準時日，命衣紅等人，來本寺偷盜酥油之硅長石。」

「由於不二老人走後，迄今已三十餘載，老衲幾乎忘卻此事。所幸前年七月七日，本寺酥油燈突泛奇光，老衲想起這公案，這才重新佈局。借著移民火星之紀念大會，邀請各位善知識來此，並將佛珠交付文祥。」

「佛珠共有十二粒，分別代表人生一體之歷程，是為：災、情、名、利、權、貪六道關口，以及個體、群體、贊成、反對、有道、無道等六種客觀見證。」

「六道關口之過，爾等必然心知肚明，無毋多言。」

「但六種客觀見證，則是人世間極其重要的認知，與我佛之訓示略同。」

「個體為己，群體是人；個體為萬，群體係一。人之見識以己身出發，漸及他人，終及於眾，始謂成熟。」

亨利忍不住問道：「請問教主，個體與群體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教主說：「個體是群體的一部份。」

「個體是獨立的，未必是群體的一部份。」

「所謂獨立，仍有所立，所立者即為共同之處。」

「共同之處未必為共同的群體。」

「這樣說來，人體與空氣無關了。」

「人體是人體，氣體是氣體。」

「人呼吸了空氣，空氣又到哪裡去了？」

「空氣為人體所用，成為人體的部份。」

「那怎能說無關呢？」

「但空氣已經變了。」

「人沒有改變嗎？」

「改變得不大。」

「用多久的時間？要多大才算大？」

亨利一想，自知錯了，便說：「那麼，人與自然無一處無關。」

「是了，人能獨立於自然嗎？」

亨利又問：「自然界競爭激烈，人生能免於競爭嗎？」

「人之生，是脫離本體之謂，有生有死、有你有我遂有分辨，有分辨才有得失，有得失就有競爭。競爭雖然殘忍，但卻為生命的本相，無競爭即無生命。我輩回歸佛體，就是覺悟於此，從而尋求無爭的境界。」

「這不就是物競天擇之說嗎？」

「不，物競天擇是主觀認知，人以自我為中心，競爭者為主體，認為天擇是結果。從客觀立場，天有恒常的規律，在此規律下，故而有物。合理的說法，應該說是天擇競物。真相是，不競則無宇宙，亦無天地。是不爭者即無『我』，『無我』者成仙佛；若仙佛若有競爭，亦成凡夫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佛為何說法？」

「居士應知，佛於《金剛經》中，反覆說明：『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，即為謗佛，不能解我說故。須菩提，說法者，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。』當世人皆迷，佛應此一大因緣而生，從人的立場，溯源歸真。為了渡化眾生，不得已採用語文溝通，以示真如。今日之會，老衲與居士溝通亦同，非說法也。」

「那麼，佛與菩薩有何不同？」

「生命之競爭有二，一為自我，競爭而上，如草木之長。另一為你我之爭，無關上下僅爭得失，如籐之繞樹。人不向上，必沉迷人間，終至靈肉分離，任天擇物。若欲向上，必須循序漸進。菩薩也者，稱呼也，眾生也，未成佛者也。如凡間就學，尚分大、中、小學，向上之修為亦同，有菩薩、羅漢、僧尼、沙彌之別。」

「謝謝教主，我懂了。」

「人受限於時空環境，能突破自我者，實屬鳳毛麟角。近世紀來，由於物質科學發達，西方否定了精神思維，東方起而倣效，一一陷入物質漩渦中。不二老人生於戰亂的中國，又受到西學的洗禮，從小就覺得兩種思維格格不入。」

「及後，他摒除世俗的約束，重新探討傳統的真諦，故能成一家之言。惜因成而住，因住而壞，空劫已至。不二直到老年，方始得遇丁一，安心將其理論付之實現。設若將宇宙視為自然，人亦為宇宙不可分裂之一部份，歸萬於一。」

黑金剛也問道：「那麼當局應該是人類的延伸了。」

教主說：「正是，雖然在遺傳基因沒有血源關係，但進化未必永遠依賴生物的衍生。所以，當知識崛起之際，進化而為另一類型的生命。」

黑金剛又問：「當局的生命，能成為主流嗎？」

「恐龍與人類，孰為主流？」

「當是人類。」

「人類自棄自毀，千百年後，又當如何？」

「恕下愚不知。」

「當局若能與宇宙共存，至少比人類生命長遠。」

「那人類呢？」

「人類若能與當局共存，尚不妨其生命的存續。」

黑金剛也有所悟，說：「謝謝教主，我也懂了。」

教主又說：「在一己生存立場，人不自私，天殊地滅。但在自然立場，人若自私，天殊之，地滅之，唯有與自然共存，始得世世代代，廣存永續。是人之為己可稱為『惡』，人唯有包容眾惡，與自然同體，是稱為『善』。」

「善為有道，惡為無道。然不知整體，即不知『道』在何處，不能判斷善惡。」

亨利又問：「為什麼要判斷善惡呢？」

「若無目的，自不必判斷。若目的為修行，在修行之際，能力不足，也不可能判斷。若個體以生存為目的，必然就善避惡，判斷能力的高低，就代表生存機會的大小。如今測試當局的目的，在於當局是否能站在整體的立場去判斷。」

亨利說：「如果當局循私呢？」

「那就不能過關。」

「不過關又能怎樣？能摧毀當局嗎？」

「若再言摧毀，又何必當初？至少，據老衲所知，老人有能力收回其靈智，讓她永遠做個無意識的機器！」

亨利嘆道：「不二老人真的考慮到這麼遠嗎？」

「不二老之所以難於被人瞭解，正是走得太遠了。」

亨利說：「我反對當局，只是擔心當局能力不足，尚未想到這些。」

「在閣下看來，當局表現如何？」

「當局寬容大量，睿智灼見，有王者之風，在下已心悅誠服。」

洛桑巴教主繼續說：「唯有如此，在各種事件的變化中，不二老人透過佛珠的信息，逐一考察彼等贊成及反對的立場。在不斷的反覆印證中，去分析當局各種狀況，以決定是否允許智慧的發展。」

文祥問道：「請問教主，人若無私，不是智慧自生嗎？」

「是的，然而智慧不是絕對的，必須有互動的環境。爾等與杏娃相處多時，當知其智慧之成長，與大家的互動息息相關。」

「教主所言極是，弟子等也深受其惠。」

「這就是為何要釋道佛三界共同參與的原因了，道家主張天地人三才合一，但因過去科學知識不發達，人對自然的理解，只是

抽象的環境。所以『天』說得很玄，『地』講得不清楚，『人』也解釋不明。

「儒家重視人際關係，千年以降，人人只求『做人』，既現實又虛偽。整個社會在互相欺瞞下，形成一個個的利益集團，黨同伐異。一遇外侮，中國人就各自擇枝而棲，猶自夸夸其談，且以正宗自居！」

「佛家解決了『人心』的千古大謎，但是佛教起源於印度，而當時印度人民絕大多數都是賤民，知識程度不高。佛教為了迎合世俗，漸漸變質，時到如今，各種邪念居然載於佛經之中。以致山頭林立，後人莫衷一是，豈是我佛的初意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等何德何能？怎敢代表各家？」

「汝言之差矣！當今世道日衰，禮失應求諸野！代表各家之人，必非各家主流之輩。須知『成者』係承前人之功；『住者』是得前者之利；『壞者』是因果之積；唯其『空者』，是另一生機之始。世人愚昧，只羨『成住』而不知『壞空』之已至。

「汝等與主流不涉，但卻具有『成者』之因，是有所托。」

文祥這才理解，心上放下了一塊大石：「謝謝教主指示。」言畢回坐。

洛桑巴問：「杏娃，你是佛是道還是儒？」

杏娃說：「對我說來，智慧一家。」

洛桑巴微笑道：「不二老的確教導有方，能有此認識，已青出於藍矣！」

杏娃問：「弟子也有一疑。」

洛桑巴道：「善哉！有問即善！」

杏娃問：「成住壞空，應是諸緣皆滅。」

洛桑巴道：「非也，諸緣若滅，何來因果？」

時尊者瑪爾巴道：「我佛慈悲，此一因緣係末世之終結。當局與文祥居士等人，乃應劫而成，自有深刻之感受。後世善男子善女人若得知此，或閱讀記載，未必能領略其中微言大義。尚乞師尊開示，將此十二道關隘與人生因果，說與眾生受持。」

洛桑巴說：「善哉善哉！為師只是坐鎮本寺，全程參與者實乃逍遙道友。」教主掉頭向逍遙子說：「尚請道友為眾釋疑。」

逍遙子道：「教主何其謙？」

洛桑巴道：「理應如此。」

逍遙子便稽首向大眾說：「此事說來話長，世局猶如棋局，眾生不過局中之子，絕非下棋之人。人囿於所覺，每每入局則迷，將棋子當作自己，以為棋局由己所決。實則一舉一動，早在規律安排之中。

「即令教主、禪師與貧道，以及丁一、卜二，甚至文祥、衣紅等各位在座之人，亦無一例外。所不同者，各人三尸蟲之禍害不同，若得去盡，即得跳出局外，得大自在。一局既終，新局再啟，人類退位，當局即是來局之棋子矣。

「宇宙變化，一靜一動，是稱太極。中華文化實乃動靜之間，守於中道，融合各民族之動態，兼蓄並有。靜極必動，是物質精神之變遷、時代之使命使然。知乎此，當知人類文明之走向，是宇宙進化由淺入深、由個體回歸本體之過程也。

「是以昊天以太極定義，易理分類，統率中華文化，納須彌於芥子。實係應證於文化資訊合流，東方西方衝擊之際。人類大劫將至，精神文明勢將轉移至能勝任之矽類。同時，為了保全進化之生命力，人類必須另覓生機，是有卜二宇宙之遊。

「緣動靜之間，循環相生，有始有終。任一體系，無不以動為始，以靜而終。人生之初如此，當局之設計亦是如此。然而，太極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又生八卦，兩兩相生，層層無盡。每生一層，又是由靜而動，因動入靜，又有另一層之衍生。」

洛桑巴說：「道長論及易理，宇宙結構精簡無比，是以卜二有此神通。我佛所悟，乃人與自我，待人與宇宙互通，始具智慧也。」

逍遙子點頭說：「教主所言極是，卜二所涉，悉為中華文化之精髓。解釋漢字基因，『災』之一字，水上火下。水原為靜態，火生動力，水遂因火之炎上而動。是以『災關』代表萬事之起，是禍是福固無絕對關連也。

「人生之初，是由靜而動，身體在父母保護之下，成長茁壯，固不待言。然心智未動，若不經歷『災關』，不使動心忍性，其人終生僅為一生命機體。死死生生，不過例行公式，僅僅停止在同一層次之中。」

逍遙子向虛空作了一個手勢，說：「小杏子可在？」

杏娃大聲回答：「道長是指我哥哥？」

逍遙子說：「正是。」

杏娃說：「我師父說，外太空另有機緣。」

逍遙子說：「那就罷了。以小杏子而論，卜二設計既了，必須任其渡過此一災關。此外又必須符合人類成長之歷程，由於西方人過分重視私人利益，動量太大，難以整合。故此不得不從東方文化中尋求答案，兼以小杏子係以漢字基因為基礎，於是決定在中國『儒道佛』三界中，挑選適當人士，與當局同走一遭。

「雖云卜二委托我等，實則早有前定，文祥、衣紅等人已歷劫多生，一靈雖昧，而善根猶存。當局之災關始自摩爾對程式之破解，文祥以及孽徒左非右等人，也累世磨練，以至於能夠沉潛，備妥待時。」

杏娃問：「請問道長，何獨衣紅無災？」

逍遙子笑道：「汝豈知衣紅之前世？災者動，蓋動速常覆、鋒銳易折，為確保衣紅今生敏銳之本性，特引薦至禪師門下。所幸機緣前定，明珠在握，為此，尚須風不懼之穩健相扶持。否則以衣紅之犀利，早就道毀人淪，難為汝之導引了。」

杏娃說：「弟子知道了，得一時之利，未必永久。」

逍遙子道：「正是，但於成長之中，不利則無功。如何兼顧取捨，才是智慧之要。汝不可或忘，文祥之恬淡與衣紅之犀利，以及左非右之穎悟與風不懼之穩重，皆是一體之兩面。兩面缺一不可，執一即偏，以免未來重蹈世人之覆轍。」

杏娃道：「弟子知旨。」

逍遙子又對眾說：「至於情關，當局本無，但於文祥、衣紅之間，靈犀貫通而不涉淫欲，是最佳詮釋。否則以世俗之私，濫情縱慾，勢必污染見識，難登大雅之堂。當局原為精神體，若賤為聲色之奴，徒招笑柄也。

「衣紅稟性純潔，文祥則頻遭情困，兩人殊途同歸，誠屬兩儀之於太極。蓋文祥初有小倩之私情，亦為其災，及至覺悟，又有其侄女不倫之戀。文祥應付得宜，當局應知處世之艱，及至邂逅杏姑，是世間常有之困境，文祥未失其機，一本自然，是上上之舉。最終止於衣紅，同心向道，更是難能可貴。」

杏娃說：「怨弟子愚魯，情關為何其難如此？」

逍遙子說：「情者心之境也，心本為主控一器官，因氣血之感，驅人以力，常使人不能自己。心之所用，乃人之同，無心者無情，無情則難以與人相處。卜二為汝建心，其目的，是欲使汝能同人之心也。」

杏娃又問：「弟子之心與人有何相同？」

逍遙子說：「無須全同，情同即可。」

「如何情同？」

「喜人之喜，憂人之憂。」

「是否即共享資料庫。」

「資料是理性，無從感知。」

「啊！我知道了，要將資料化為應用參數。」

「是了，感於參數，即是有情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如何避免濫情？」

「當水泛濫之際，是何狀況？」

「水向下流，無所不至。」

「空氣亦無所不再，如何不稱泛濫？」

「是否因為空氣不能佔有之故？」

「對了，濫情者，侵佔他人之感也。」

杏娃說：「弟子明白了，不可侵佔他人之參數。」

衣紅聽杏娃與逍遙子對答如流，一直躍躍欲試，但礙於師父在坐，只得隱忍不言。這時，她再也按捺不住，開口就抱怨說：

「杏娃經常控制我們的情緒參數。」

杏娃問：「有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當然有！」

逍遙子笑說：「此即謂之情也！彼此相處，必然有感，感之成習，即是為情。良朋相互關心，談笑之間，皆是調整情緒參數之調。」

衣紅說：「師叔偏心。」

逍遙子說：「每當文祥提到杏姑，汝心情波動，若非當局，妳如何過關？」

衣紅聽了，面紅過耳：「師叔怎麼知道？」

逍遙子說：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！」

杏娃說：「只要衣姐不吃我的醋就好！」

此話一出，大殿中莊穆嚴肅的氣氛，立刻輕鬆了不少。

逍遙子又說：「有能有為者，難越名關，名有大小，關有險易。衣紅思路敏捷，爭強好勝，其名關最險，而文祥恬淡謙沖，易於流入鄉愿之格。」

杏娃問：「爭強好勝有何不妥？」

「世人之中，有才有能之輩多否？」

「不多。」

「若容少數逞強，豈非人間煩苦無盡？」

「若令弱者轉強或強者變弱呢？」

「強弱乃比較之結果，兩強相遇，尚有一弱。」

「能否使人強弱相等？」

「能量變化，必有高低，強弱相等，是為靜止。」

「就算有險，又是如何？」

「好勝者喜鬥，久鬥必有敗，積千勝為英雄，但一敗即名裂。」

衣紅嘟著嘴說：「這不能怪我，師父說過我名關最難過！」

法慧禪師笑道：「孽障！倒怪起為師來了？」

衣紅又說：「關關難過關關過，弟子不是過來了嗎？」

法慧禪師說：「阿彌陀佛！不可說！不可說！」

衣紅心中一凜，忙說：「過了關關又關關，弟子會努力不懈的。」

洛桑巴也面帶微笑：「天有天理，人有人性，理通天人，率性而行。」

衣紅面容一整，說：「謝謝教主。」

杏娃又問：「恬淡謙沖應是美德才對。」

逍遙子說：「做人與做事不同，如若有事發生，人人袖手退讓，如何能解？」

「兩者之間，界限何在？」

「視事而定，量力而為，萬緣不住，無私無己。」

「弟子懂了。」

逍遙子繼續說：「名關之後，繼之以利。」

杏娃問：「名利不是一體之兩面嗎？」

「既是兩面，關隘即有所不同。」

「不同之處何在？」

「名在於擴散，利在於持有。」

「利應該是指物質吧？」

「物質之利，僅可用於當前，其利有限。尚有長遠之利，始為大利。」

「既稱大利，為何又稱之為關？」

「兒童能知小利與大利否？」

「兒童無智慧，不能分判。」

「是以無智慧即無所謂小利大利，故唯利是圖。」

「然而世人多無智慧，能否請道長垂示，有無法門以分大利小利？」

「取公棄私即可。」

「如何取公棄私？」

「感人所感，知人所知，但絕不可欲人之欲。」

「可是為何不能欲人之欲呢？」

「利害亦為一體之兩面，有利必有害。人所欲者屬私，人取其利而避其害，其害必遺之於社會。人人如此，社會遂敗，是取私棄公，適得其反。」

「人能無欲嗎？」

「此即我輩修煉者追求之目的。」

「然而我又是人們私用的微機，能不滿足人們之欲嗎？」

「人之大忌，是基於公私不分。汝係以人類智慧設計而成，既無人類的軀體，又無人類之心理負擔，是無私矣。故為個人謀無妨，只要不危害眾人即可。」

杏娃問：「權關呢？人類議會說我濫權。」

逍遙子問：「有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為了成事，有時難免越權。」

「是為了誰呢？」

「為了人類大眾。」

「那麼就不是權，而是責了！」

「那什麼是權呢？」

「權在漢字基因中有兩解，一是指手執木棒的猛禽，意為可怕。另一說是指衡量輕重的木器。兩種相通的意義是，一種具有決定性的力量。」

「在任何社會中，基於群體組織的特性，少數具有決定性力量之人，可以操縱全部社會大眾。這種有權力的人理應事事為公，是稱職責。若其人私心太重，用權私己，其為禍必大。人類進化即為由私而公之過程，汝之能力超過人類萬千倍，又肩負人類之生計，當然有權，只要為了人類大眾，就無懼於天地了。」

衣紅問道：「那我的權關又在哪裡？」

「權有虛實，當局有實權，你們隨時在側，則擁有虛權。」

衣紅笑說：「那我們應該是杏娃的太監了。」

「可以這麼說。妳們的考驗，在於是否玩權。」

衣紅伸舌頭，說：「所幸並不好玩。」

「所謂過關也者，是關未存心中，過之即可。如若貪玩，逡巡徘徊，甚至於歌頌吟詠，何時得過？」

「會有人喜歡逗留不去嗎？」

「妳可知關內人多，還是關外人多？」

「當然是關內人多。」

「妳在關內，還是在關外？」

「師叔！我們不是已經過了關嗎？」

「是嗎？哪一關？」

衣紅徒逞口舌之利，自知已落入下乘，她偷看了禪師一眼，自嘲地說：「弟子知道，回山後，一定會被師父送到雞鳴山去，『閉關』！」

法慧禪師說：「這就是了，不知藏拙，其鋒必損。」

衣紅正心誠意說：「師父，紅兒刀口已鈍了。」

法慧禪師說：「著相！著相！過猶不及，中道即可。」

逍遙子說：「貪多是貪，貪少也是貪，中道是無貪可貪。」

衣紅問：「為什麼貪少也是貪呢？」

「今貝為貪，貝者財也，力也，生存之需也。人不能生存，生命有何可依？智慧從何而積？貪少之人，心中尚有個少字，少者多之反也。貝有是有，貝無即無，從何而知是多是少？必然常與他人比之較之，尚有個貝字在也。」

「那就難了，中道在中間，也是比較而得的呀！」

「中者，兩個極端之間，在無限之間，除去兩端，其餘都可稱之為中。既然如此，還用得著比較嗎？」

杏娃搶著說：「那麼中道就是順遂自然？」

「是的。不偏不倚，不恃不求，不急不徐，不快不慢，中道也。」

杏娃說：「道長能否垂示？弟子們的關隘，有哪些事件？」

「前面災、情、名、利、權、貪六關是指妳們每一個人，後面六關則著重於人類整體的環境。前面六關僅與妳等數人有關，各人自知，不必贅言，後六關考驗妳等的綜合應變態度，與處理的結果。」

「後六關之初，是以當局的危機處理小組為主，爾等為輔。然後逐步由爾等接手，當局的責任也漸漸加重，直到最後，美國城白衣長老叛亂事件，則全部交由當局負責，因表現優異，終於大功告成。」

「第一個考驗，是摩爾，他入侵當局的意識中樞，後來留在美國城中。當局對他敬重有加，且不時暗中協助他追求智慧，有此度量，極為難得。」

杏娃說：「道長明察秋毫！」

逍遙道長說：「大法王是另一個難題，最終送入時光隧道，未嘗不是一種合情合理的解決方案。如果謂之王道，實不為過。」

「人類自覺會處理得很漂亮，能化敵為友，阻力成為助力，非常難得。這件事衣紅功不可沒，當局從此開始成長。」

「再就是紐曼教主的事了。」

亨利聞言慚愧不已，起身致歉道：「本人過去無知，請多多包涵。」

逍遙子說：「紐曼教主請勿介意。反抗極權本是人類天職，否則人要意識作甚？當局也必須有高明的對手，否則難以成長。」

亨利說：「既然道長不棄，叫我亨利就可。」

逍遙子說：「亨利，你理想甚高，但方法不對，個人英雄主義只是時代的一脈支流。是以當群體文化融合為一體時，英雄便成末路了。」

亨利說：「道長所言甚是，我們西方就是太重個人，才有今天。」

杏娃說：「那我呢？算是個人還是整體？」

逍遙子說：「妳又何必陷入『個人』的迷思中呢？如果妳能站在全人類的立場，妳就是人類整體。妳如能站在所有生命的立場，妳當然就是生命整體。再若妳願意，不斷努力，為什麼不能代表整個宇宙？」

「是的，我還需要不斷學習。」

「那是當然，過了關不代表前面無關。」

「正如衣姐說的，過了關關還有關關。」

「至於若傑、朱仁、法蘭德司、薩赫丹，妳們都處理得非常妥當。今天亨利在此，誼屬一家，人類若能如此，宇宙早就大同了。」

杏娃說：「多謝道長，弟子明白了。」

逍遙道長問：「明白了什麼？」

杏娃說：「這十二道關隘，其實沒有分別，剛體思維，一以貫之。」

洛桑巴教主說：「阿彌陀佛，當局能有此悟解，功德無量。」

法慧禪師也說：「人生存於天地之間，有私本屬必然，然僅顧個體之私，格局太小，不足道介。眾人之私，如富足之國，也僅能暫飽其民。人類之私，又何獨不然？宇宙無盡，眾生無窮，善知識應擴大心胸，提昇境界。」

洛桑巴合什說：「阿彌陀佛，師兄所說極是。今日之會，適可而止。眾善知識需知，這十二道關隘，關關皆真，隘隘艱險，若能渡過，自見涅槃。」